

侯文咏 著

*Dangerous Mind*

# 危险 心灵

他们说：教育就是竞技场，  
而读书不过是一场又一场的争夺战，  
为了保持领先，  
我们放弃了思考、体会、尊重、分享  
开始学习平庸、冷漠、虚伪、贪婪……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 危險 心靈

侯文咏 著

*Dangerous Mind*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危险心灵/侯文咏著.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3.1

ISBN 978-7-5133-0955-4

I. ①危… II. ①侯…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52098号

著作权登记图字: 01-2011-6206

本书由皇冠文化集团授权, 仅限于中国大陆地区发行,  
不得销售至包括港、澳等任何海外地区。

## 危险心灵

侯文咏 著

责任编辑 罗 晨 侯晓琼

特邀编辑 赵丽苗

责任印制 付丽江

装帧设计 韩 笑

内文制作 王春雪

出 版 新星出版社 [www.newstarpress.com](http://www.newstarpress.com)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邮编 100044

电话 (010)88310888 传真 (010)65270449

发 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电话 (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mailto:editor@readinglife.com)

印 刷 北京德富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90mm × 1270mm 1/32

印 张 10.5

字 数 250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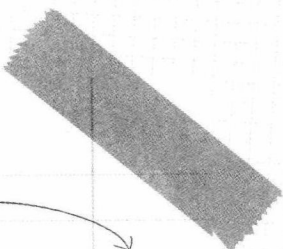
版 次 2013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0955-4

定 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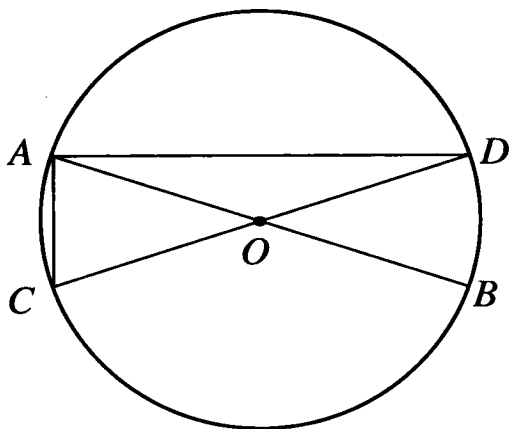
我的内心根本就是仙人掌，  
不管我试图说什么  
或者是写什么、画什么，到最后  
它们全都变成了仙人掌的刺，  
蜇得别人哇哇叫。



如图， $AB$ 、 $CD$  为圆  $O$  的两条直径，若  $\angle ACD = 2\angle AOC$ ，且圆  $O$  的半径为 30 厘米，则  $\angle BOC$  所对的弧长是多少厘米？

- (A)  $10\pi$  (B)  $12\pi$  (C)  $20\pi$  (D)  $24\pi$

(二〇〇一第一次学测)



先别理会前面的测验题了，那是学测的考古题。不管你会不会，答案并不重要。我只是想让你知道大部分的时间，我们过着怎么样的生活而已。更精确地说，这些对你来说也许不痛不痒的事情，就是我们最重要的一切。而我们的生活，是过完那些重要的一切之后，剩下的。

如果可以的话，我试着把事情说得好笑一点。事实上我不是那么爱搞笑的人，可是你知道的，我们青少年很难体会到，人并不像生物课本写的什么界门纲目科属种……真的那么容易分门别类的。刚开始的时候，你试试这种风格，又试试那种风格，结果发现到处都需要会搞笑的人。并不一定你真的多么会搞笑，可是如果别的人都比你蠢一些，宾果！大家就认定你是搞笑的那一类型的人，如果你自己不极力反对的话，你就真的变成搞笑那一型的人了。

搞笑型的人其实有不少方便。像是校外教学，或者一些什么的，你很容易就大出风头。特别如果学校大发慈悲让你们和别的女生班同行时，搞笑的人更是占尽便宜。此外，搞笑也是很好的保护色。每次大家讲什么笑话，或者举什么例子时，都不会忘了用搞笑的人当男主

角，不管那是真的还是假的，久而久之，就算爱搞笑的人真的做了什么可笑的事，爱搞笑的人看起来也就没有那么可笑了。

有时候，不免有一些家伙会为了好处，像是追女生啦、选班长啦……临时起意想要冒充搞笑型的人。其实那并不容易，你只要试过就知道。搞笑并不比数学分解因素或者是英文的阅读测验容易，这些都得靠长期的累积。说得明白一点，并不是你讲的事情好不好笑，而是别人想不想笑。如果你真的是被公认为搞笑那一型的人，大部分的时候，你还没开讲，他们就准备好要笑了。就像最近，升上了初三，课本还没发下来，老师就喜欢来这一套，让同学们轮流上台报告什么“新学期新希望”。大家投老师所好，讲得昨日之日譬如昨日死，今日之日譬如今日生，一副痛定思痛、唱作俱佳的表情。轮到我时，我才站到台上，老师就警告我：

“小杰，别搞笑。”

我可以发誓，我一点都没打算搞笑。我安静了一下，清了清喉咙，开始说：

“我外祖母……”

我千真万确只讲了那四个字，结果光是四个字就把大家笑得眼泪鼻涕横飞外带趴在桌上大叫肚子痛。我一点都不知道我外祖母有什么好笑的，她已经死了那么久了，还把大家笑成那个样子。

只有老师不笑。我很怀疑，他为什么忍耐到那种程度。结果，我被碎碎念了一顿，就下台了。他其实应该让我讲完的。本来我准备讲我外祖母临死之前交代我要努力用功的遗言，这很合老师的胃口。我也觉得这样的故事一定能够让大家感动涕零，了解好好用功读书的重要性。这至少提高全班第一次模拟考总平均三到五分。可惜他不让我讲。大家新学期都有新希望，只剩下我一个人没有希望。

不过有希望未必就能怎么样。我们班至少有十几个人希望这一学期能努力用功，模拟考得第一名。再白痴的人随便一听都知道，只有一个人会是第一名，而且还不一定出在那十几个人之中，你知道，真的有本事考第一名的人，常常不会把希望说出来的。很可怜，他们之中大部分人的希望都无法实现。新学期我希望这样，我希望那样……一整堂课不能实现的希望就那样扯来扯去的，简直是在搞笑，只是大家都不得不装出正经八百的样子在听而已。

我们有一个班级网页，偶尔我心血来潮，也在那里的留言板搞笑。在那里搞笑唯一的缺点是听不到笑声。我在留言板匿名留言，也在那里逛，有时候那里很精彩，我常被搞得笑痛肚子。像留言板第九页里面的一篇叫作“我的家”的留言就是这样，我可以按出来给你看：

小时候我家很穷，有时穷到全家只剩下钱，其他什么都没有。爸爸忙着算钱，妈妈忙着扫钱，妹妹睡觉没有棉被，只好盖钱。妹妹大便没有卫生纸，只好用钱擦屁股。我每天晚上只能利用烧钱看书，近视于是很深。晚上睡觉更可怜了！有一次我尿急，不小心尿在床上，因为我家的床太大了，我只好买一台小绵羊放在我睡觉的地方，晚上尿急时可以骑机车去尿尿。我每个月要固定放火将我家的钱烧掉，必要时还要用炸药，每次想到我坎坷的过去，泪水便忍不住夺眶而出……

这篇作文最后还附有所谓的老师评语：你娘卡好。我们班是一个特殊又神秘的班级，很多同学的家长都大有来头。如果你知道我的意思的话，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这个留言这么好笑。此外，我们班另一些同学是属于家长不太有来头的那种。我猜想他们真的是常态分班被编

进来的。虽然家长不太有来头，可是他们自己很有来头，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是怪咖。所以说到最后，我怀疑根本没有常态分班这回事。我们班有一半是人情班，另外一半是拿全校三年级怪咖排行榜上的名单拼凑出来的。

网络的好处是很容易让人现出原形，虽然你不完全知道那个人是谁，可是你清楚地知道妖魔鬼怪全都在这里。哪怕我们班看起来温良恭俭让，又得了本周全校秩序奖、整洁奖，一副纯洁、活泼，健康有朝气的模样，可是那都只是表象，只要看看留言版你就知道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我再按第六页的一篇留言给你看：

问候一下玩天堂同学 d 妈妈。拜托你们上 k 别再谈天堂 l。操你老娘 d，下 k 谈，上 k 谈，谈谈谈谈，靠，害老子上 k 不能专心。尤其是赵大呆，你整个早上谈电动谈个不停，我他 m 的制止你，你他 m 的当我放屁。g 你祖宗八代，你是谈够 l 没有？每次上 k 就被你们这一堆白烂干扰，搞得你老子数学又退步了。

还有那个庄贱人，上 k 一直摸我，你是没摸过还是同性恋？

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

我跟你说过好几次，你是聋子还是白痴？操。有种你再摸一次，我用圆规戳烂你的手（看你再手淫啊？），再用墨汁灌进你的伤口，让你爽死。我他 m 的不爱说脏话，你别逼我，去你家问候你 m……

类似的留言还有很多，不过我不想再按出来给你看了，免得搞得全身都是垃圾的气味。每次看到这类的留言，我就想起电影上念念有

词的神父，一直在画十字架，神经兮兮地说：主啊，请原谅他，他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不知道为什么，我很爱把这些事串起来，神父说别人不晓得自己在说什么，我看神父未必就晓得自己在说什么，就好像你一定觉得我才真的搞不清楚自己在说什么呢。

所以了，我说过，我们能够选择的很有限。有时候，我相信我不得不搞笑，是为了保持清醒。活在这个世界当然大家都想发热发光，可是你只有两种选择，要么你搞笑，不然你就发疯发狂。



我得告诉你一件事，我惹了一些小麻烦。

我有一个同学种了一盆仙人掌，养在桌面上。有一天，仙人掌盆栽莫名其妙掉到椅子上去了，我的同学没注意到，一屁股坐了上去。他立刻跳了起来，不假思索地用手去抓屁股，他不抓还好，这一抓搞得双手都是仙人掌刺，这已经够惨了，本来他还能哇啦哇啦地叫，可是接着他竟然用舌头去舔手……

我的麻烦跟他很像。如果可以的话，我很希望一开始我没有在导师的数学课看漫画。我当时只觉得自己真是倒霉透了，可是一点都不知道那才只是灾难的开始而已。如果我不看漫画，那么漫画不会被没收，我也不会被罚站在讲台前面听课。如果不是站在讲台前面听课，我就不会搞笑，更不会被踢到教室外面去。如果不是被踢到教室外面去，我不会盯着篮球场上体育课的女生看个不停，也就没有后来连人带课桌椅被驱逐到走廊上去的惨状。

我相信班导的本来意思只是想让我在教室外面待一会儿，体会一下能在教室上课是多么幸福的事情。不过我的表现似乎让许多人误认

为，我坐在那里是为了示范教室外面有多好玩的样子。我的罪状在那之后累积的速度愈来愈快。什么不专心上课、顽劣不堪、目无尊长、不知悔改啦……我的刑期也从一天变成三天，接着是五天，变成了目前的七天，不知道以后还会变成怎样？我猜想，我可能是台湾第一个被关在笼子外面的受刑人。

班导似乎对这样的安排感到满意。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我看过一本改写给青少年看的世界名著《浮士德》，里面就有一个吝啬鬼把自己关在笼子里数钱，意气风发地说：

“哈哈，全世界的人都被我关在我的王国外面。”

我一点也没有把班导比喻成那个吝啬鬼的意思，我只是一看到他得意洋洋的表情时，脑海中不由自主就会浮起那样的画面。坐在教室外面上课实在太无聊了，于是我不小心把那个画面画成了单格漫画。后来有个家伙觉得如果把它贴在公布栏上一定可以引起一番骚动。他并没有经过我的同意，直接就行动了。果然那一番骚动比他想象的还要大很多。

你大概不难理解为什么我会把班导惹成这副德行。我并不是存心的，很多时候，连我自己也没有办法控制。我的内心根本就是仙人掌，不管我试图说什么或者是写什么、画什么，到最后它们全都变成了仙人掌的刺，整得别人哇哇叫。

我试图保持沉默，说服自己我是罪有应得。坐在教室外面上课其实也没有那么糟，有点像是电视换成小一点荧幕或者是你把收音机音量关小了的感觉。除了飞机飞过短暂地干扰了教室内本来就不清楚的声音，吸引我不由自主地望着天空的白云发呆外，其他都算还好。正午之后太阳斜照，教室外面温度明显地比教室内高出很多，你得挥汗上课，但偶尔有风吹来，坐在里面的人就没有我这么舒服了。

唯一不方便的是中午吃便当的时刻。平时大家下课，你也跟着下课了，要把自己藏在教室外面并不难。可是一到中午休息时间，事情就不一样了。你知道，那个时间所有的人都走来走去的。你当然也可以学别人走来走去的，可是如果你打算吃手上的便当，那又是另一回事了。或许你可以大刺刺地坐在教室外面的课桌椅上吃便当。可是，那地方是走廊，除了妨碍交通之外，用那样的姿势吃着便当，实在不是什么值得向路人炫耀的事。只有在那时候你真正地感受到一丝丝的凄凉，啊，你心里想，终于落得无家可归了。

要不是汝浩的妈妈毫无预警地闯进来破坏了一切，老实说，这几天来我甚至对自己在午餐时间时神秘的消失感到几分得意的。我相信汝浩妈妈一定吓着了，否则她不会发出像恐怖电影发生命案的现场一样的叫声：

“我的天啊！小杰，你在做什么？”

我也被吓到了。我并没有看到什么血腥的画面，我的惊吓比较接近被邻座观众的尖叫吓到那一类的。我的位置正在厕所门口内侧，斜出上半身往外探头。我一点也没有预期到会看到汝浩妈妈走过去的脚步，更不用说她回头的目光，惊讶的表情以及高八度尖叫的声音。

那时候我一手捧着便当，一手还拿着鸡腿，我的情况很狼狈。更凄惨的是，鸡腿才只啃了一半。我看见汝浩妈妈义无反顾地踩着高跟鞋喀啦喀啦冲了过来，搞得我不知道该微笑还是怎么办才好。

我已经想不起之后的几秒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就像电视忽然断讯一样，滋——滋——很可能我转身想跑开或者是钻回厕所，可是想法太多了，根本就是一团混乱。等到我听到哐哐哐的声音时，左手的便当盒已经不见了，只剩下右手还紧抓着半截鸡腿。地面到处都是饭粒、菜肴，还有摔得四脚朝天的便当盒以及汤匙。

“天啊——小杰，你在干什么？”

我猛然回头，发现类似电影《异形》里面那种软软黏黏的怪物，在大红色的开口里快速蠕动着。我不完全确定我到底看到了什么，可是那时候我整个人早已经触电似的跳了起来。等我瘫软在地上时，我才想起，我看到的应该是汝浩妈妈的舌头以及嘴巴的特写。我一点都没想到她那张脸竟然逼得那么近，同时她又张着嘴巴不停地大叫着。

我背着汝浩妈妈，总觉得我该做点什么才对，于是便假装出认真负责地收拾着地面上残肴剩饭的样子。我看到汝浩妈妈那双崭新的高跟鞋，还有她的脚，一起走到我的面前来。我看不到她脸部的表情，可是声音仿佛是从天而降，威严又带着怜悯。她说：

“小杰，你站起来跟我说话。”

接下来少不了就是一些隐情的窥探、威胁利诱，以及实话实说的部分。当然，还有围在厕所门口看热闹的家伙不请自来的帮腔，诸如：

“他上课不专心，看漫画”，或者“老师没有罚他在厕所吃便当，是他自己爱搞怪”这类证词。这使得许多对我来说难以启齿的事都有人代劳，更加速了事情的进行。汝浩妈妈似乎愈听愈激动，她问：

“你这样上课几天了？一天？”

摇头。

“两天？”

摇头。

“三天？”

摇头。

“四天？”

点头。

“天啊！你妈知不知道？”

摇头。

我本来以为她要给我一些应得的教训或什么的，可是她只是从皮包拿出手机，喃喃有词地念着“这实在太离谱了，才不过是个初三的孩子”，她开始拨号码，“我一定得告诉你妈妈……”过了一会，电话似乎没有接通，跳进了语音留言信箱。

“对不起，我现在不方便接电话……”

那是我老妈的声音没错。汝浩妈妈还没等问候语说完，立刻对着手机叫嚷着：

“美丽啊，我是丽芬。你们家小杰在学校惹了个大麻烦了，你知不知道？你快点跟我联络……”

汝浩妈妈一说，四周就发出一片啧啧的声音。他们跟屁虫似的说着：

“小杰惹了个大麻烦了啰。”

“大麻烦哦。”

“麻烦大了呢。”

“麻烦喔——”

看到他们幸灾乐祸的样子，我实在有股冲动，想掐着他们的脖子，一个一个抓去抡墙。愚蠢、笨蛋加白痴。还用得着说，我当然知道麻烦大了。



下午四点半左右，她们两个人约在东区见面。本来我老妈一点多就给汝浩妈妈回电了，可是她两点还有主管会议，所以一切得等她开完会之后再说。

我几乎是从有记忆开始就认识汝浩了。汝浩现在初二，小我一班。他小学四年级的时候，爸爸去美国做生意，一直没有回来。读到初中之后，汝浩才知道原来他们早就离婚了。我记得他开始会写作文的时候，曾经写过一篇《我的妈妈》的文章，其中一小段说：

我的妈妈很有品位，她只穿貂皮大衣或者是名牌。可是她却喜欢租一些《阿信》那类的录影带回家。她看到别人可怜得没有衣服穿、没有饭吃，就坐在电视机前面一直哭，一直哭……

在我看来，他妈妈的穿着打扮，实在不能叫作有品位，了不起你只能说她是擅长乱花钱。我不晓得她哪来的这么多钱，她拿钱给整形外科医师抽抽这里的脂肪、那里的脂肪，给眼科医师割割左边的眼皮、拉拉右边的眼袋，给皮肤科医师打打镭射去除脸部的斑、手部的斑，再给牙科医师冷光美白全部的牙齿……她花钱弄掉所有自己身上看不顺眼的东西。

此外，汝浩妈妈还跳有氧舞蹈，参加读书会、心灵成长团体，听音乐会，看电影、戏剧，学绘画、书法，当学校的爱心妈妈，外加交男朋友，泡咖啡店哈啦兼打屁……照说，她的生活应该是充实而快乐的。可是男人搞得她不快乐。印象中，她总是哭哭啼啼在我们家数落不同的男人，我妈则一边打呵欠一边听。其实那些臭男人未必全像她讲的那么差劲，至少汝浩就还满喜欢其中几个人。可惜汝浩从一开始就没有发言权，他连他自己爸爸的事都没有发言权，更别说那些非亲非故的臭男人了。通常我的消息会比汝浩来得灵通一点。因为我老妈是汝浩妈妈的大学同学。

总之，汝浩妈妈和我老妈下午四点半见面了。她那么热心，或许

是为了回报我老妈那些打呵欠的时光。总算轮到我老妈也有哭哭啼啼的时候了。

于是两个人在一家类似咖啡店的地方坐下来，先是东扯扯西扯扯，很快切入主题，扯到我的事情上面来。汝浩妈妈先从厕所讲起，然后是命案现场，接着是满地的饭粒、便当盒……侦探推理以及缉凶的过程。

汝浩的妈妈说得愈起劲，我老妈就愈紧张，一直问：

“怎么会这样呢？”

我一点都不怪我妈的表现，一方面，过去我没有给她够多的机会发展出这方面的专业；另一方面，我惹出来的麻烦，是仙人掌刺那种类型，只要刺中了屁股，毫无疑问，就会一路连锁反应下去，直到你叫也不是，跳也不是为止……

汝浩妈妈大概跟我妈说了一些该跟我谈谈，跟班导谈谈，或者跟校长谈谈之类的解决方案，我猜想我老妈根本没有听进去。那时候，她需要的是一些时间让自己安静下来，而不是许多叨叨絮絮的建议。大概也发现自己没完没了地太不着边际了，汝浩妈妈终于安静了下来。过了一会，我老妈也安静下来了。她啜了一口快凉掉的咖啡，用一种极力保持客观的姿态，平静地说：

“处罚成这样，实在是有点过火了。”

汝浩妈妈觉得终于是讲出重点的时间了。她左右顾盼，倾过身来，压低声音神秘兮兮地问我老妈：“我记得小杰好像从上学期开始，课后就没有去他们班导那里补数学了？”

“小杰说太浪费时间了……”我老妈说着，忽然醒悟了什么似的，她反问汝浩妈妈，“不会吧？”

“你怎么知道不会呢？”

我老妈沉默了一会。通常那表示她觉得你讲的话有道理，才可能发生的事。汝浩妈妈那时候一定觉得很得意。她早把在我们家哭哭啼啼的额度用光了，显然因为这个回报，现在她又有了新的配额。

“小杰已经初三了，我觉得你应该多花一点时间关心他的事，”她拍拍我老妈的肩膀说，“我听说他常去网吧，还交了一些奇怪的朋友……”

我老妈就是那时候打电话回家给我的。我很清楚地知道那是晚上六点半左右。因为同一时间，我正坐在网吧，忽然一阵罪恶感笼罩过来，让我强烈地感受到应该抬起屁股滚蛋回家了。

电话在我家响了一阵子，上气不接下气跑来接电话的是我小学二年级的妹妹。

“哥哥回来了没有？”我老妈问。

“没看到。”

“爸爸呢？”

“还没有。”

“你现在在做什么？”

“我在写功课。”妹妹说着，然后是老妈叽哩呱啦不知交代些什么。就在她准备挂掉电话之前，妹妹忽然问：“你回家时，可不可以帮我带一些桑叶？”

“什么？”

“桑叶，”我可以想象妹妹用很认真的表情说，“学校自然课观察蚕宝宝要用的。它们已经没东西吃，快饿死了。”



六点四十五分左右，我那好不容易从座位抬起来的屁股，终于移